

白马语示证范畴及其与藏语方言的比较^①

齐卡佳（法国东亚语言研究所）

[提要]白马语（白马话，白马藏语）是四川省与甘肃省接壤地带白马藏族所使用的语言。由于在语音和词汇方面白马语同时具有藏语三大方言的一些特点，所以难以确定其在藏语方言群中的归属地位。本文提出采用历史语言学共同创新演变的原则处理这一问题，并以白马语的一个语法现象（示证范畴）作为个案研究，试图分析白马语分别与安多方言和康方言之间的相似性。

关键词 白马语、共同创新演变、示证范畴、若尔盖藏语、康藏语方言

一 白马语在藏语方言群中的历史地位

白马语是四川省与甘肃省接壤地带白马藏族所使用的语言。白马人分布在四川省的平武、九寨沟、松潘等三个县以及甘肃省的文县，使用人口大约一万三千人。^②

关于白马语支属问题，学术界一直存在着相当大的分歧。一种观点认为白马语是藏语方言（张济川 1994a, 1994b, 1997；黄布凡与张明慧 1995），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白马语是一个不同于藏语但属于藏语支的独立语言（孙宏开 1980a, 1980b, 2003；西田龙雄和孙宏开 1990）。

如果把白马语看作藏语方言群的一个方言，一个尚未得到满意解决的问题是白马语在藏语方言中的历史地位。持白马语为藏语方言观点的学者，如张济川、黄布凡与张明慧，一向认为白马语最接近康方言。但如孙宏开（2003：66）所强调，在此大致范围以内，这几位先生尚未指出白马语究竟属于康方言的哪个土语。此外，根据白马语的地理分布（在松潘接壤地带），孙宏开也曾经提出，如果白马语是藏语方言的话，应该最接近安多方言。^③

中国境内的藏语方言划分的重要依据是语音和词汇（详细讨论，参见胡坦 1991：174），而康方言语音方面的主要特点如下：（1）有声调；（2）词尾脱落；（3）复辅音简化。根据这些特点，白马语的归属地位无疑在康方言当中，因为白马语有声调，辅音韵尾均已丢失，复辅音也简化得只剩下鼻冠音，如mb、nd、ndz、ndz、ndz等。甚至藏语专家（胡坦 1991：192；格桑居冕与格桑央京 2002：77）判断为康方言独有而其他方言没有的特殊语音现象，如前后a的对立，白马语也都具备，如[ta⁵³]「马」（德格话[ta⁵³]），藏文rta——[ta⁵³]「虎」（德格话[ta⁵³]），藏文stag。^④

^① 本文初稿曾于2006年10月成都“两岸三地藏缅语研讨会”上宣读，感谢孙宏开、刘辉强、黄行、汪峰等先生提供讨论意见。本文得到向柏霖（Guillaume Jacques）、古途（Nicolas Tournadre）和黄行三先生的指正，谨致谢忱。

作者2003-2005年在四川省和甘肃省对白马语的调查研究得以顺利进行，与当地干部与藏族友人的支持和照顾密切相关，谨此向他们表达衷心的感谢。本文语料由李德贵和拉果先生提供，特此致谢。

[基金项目：荷兰莱顿大学 Kortland 教授 Spinoza 奖金 2003-2005 年赞助]。

^② 关于白马藏族与白马语的详细情况，请参阅孙宏开（1980a, 1980b, 2003）、西田龙雄和孙宏开（1990）、黄布凡与张明慧（1995）和曾唯益（2002, 2005a, 2005b）。

^③ 据西田龙雄与孙宏开（1990）介绍，乾隆时期编辑的《华夷译语》收录有今平武县的两种译语：白马语与象鼻高山（今水晶区虎牙乡高山堡）藏语。其中后者与松潘藏语比较接近，该属于藏语安多方言的农区话（第11页）。换言之，白马语历来一直与安多方言相邻。

^④ 在其探讨玉树藏语的语音特点和历史演变规律的论文中（1994），黄布凡、索南江才与张明慧曾经提出比《藏语简志》多两条划分藏语方言的标准，即有无声调、有无清浊对立、复辅音多寡、韵尾多寡、复元音多寡（第116页）。按照这些标准来看，白马语仍然要属于康方言（参考下列表）。

	有声调	清浊对立	复辅音多寡	韵尾多寡	复元音多寡
--	-----	------	-------	------	-------

然而，从语音历史演变规律来看，白马语与藏文之间的对应关系却比其他藏语方言（也包括康方言）复杂，无论声母韵母，有一定的松散性和不规则性，多对一以及一对多情况相当普遍（也包括白马语的基本词汇在内）。譬如，藏文的‘gr 复辅音在白马语中对应于 [ndz_l]、[ndz̥] 和 [dz_l] 三个声母，大多看不出分化条件。

- a. ‘gr > [ndz_l]，如 ‘grang 「吃饱」 > [ndzɔ³⁵]
- b. ‘gr > [ndz̥]，如 ‘grub 「成功」 > [ndzɔ³⁵]
- c. ‘gr > [dz_l]，如 ‘gril 「滚」 > [dzɔ³⁵]

此外，在词汇方面，白马语同时有不同藏语方言带地方色彩的词。例如，白马语 [ŋgo¹³ma³⁵] 「秃头」与拉萨藏语 mgo dmar 语义和语音上相同，而 [ʔa¹³ji⁵³] 「祖母」和 [ŋgue¹³nd⁵³ji⁵³] 「人类」则分别与安多藏语的 aji 与 ngo nag mji 接近。反过来，白马语 [ʔa¹³li⁵³] 「猫」与德格方言的 le¹³le⁵³ 「猫」相近（引自黄布凡与张明慧 1995: 104）。这种词汇混杂现象的一种可能的解释是白马语在不同历史时期，曾经接受过不同藏语方言的影响，形成多个历史层次。这些不同历史层次反过来也可以解释白马语与藏文语音对应关系的不规则性。比如，以上所提到的三种对应中，‘gr 与 [ndz_l] / [dz_l] 之间的对应符合于藏文与康方言之间的对应规律，而 ‘gr 与 [ndz̥] 的对应却与藏文和安多方言之间的对应关系相吻合。

总而言之，在语音和词汇方面（即划分中国境内藏语方言的主要依据），白马语既有康方言又有安多方言甚至于卫藏方言的一些特点。^⑤

最近几年，从事历史语言学方面研究的国内外专家分别强调共同创新演变在语言比较的重要性。共同创新演变指的是，几个语言共有的，而其他语言都不具备的独特语音、词汇或语法层面上的演变。这些创新演变可以比较可靠地证明这几个语言或方言曾经有过独特的共同发展史，因此而溯于一源，在进行谱系次分类可以划入同支（见 Campbell 1998: 170-177; 孙天心 2003a: 56; 2003b: 794-795）。按照历史语言学理论，共同创新演变当中，形态方面的（即系统性强的）创新至关重要。此外，不规则的共同创新演变（shared anomalies 或 shared aberrancies，下文简称‘非常规创新演变’或‘非常规’）也极其关键，因为几个语言共有的不规则的创新，不容易解释为普遍类型学上的平行发展、共同存古或偶合的现象（有关讨论，请参阅 Hock 1986: 536; Meillet 1967: 36; Trask 1996: 237）。

确定白马语在藏语方言中的归属问题，也应该寻找白马语唯独与藏语方言之间独特的共同创新演变。鉴于白马语与安多方言相邻的地理分布，以及其与康方言之间的一些相同的语音特征，笔者认为，首先该观察的是这两组方言分别与白马语是否有共同创新演变现象。

本文拟描述和讨论白马语的示证范畴，示证范畴对确定白马语归属问题的意义在于：

首先，迄今为止，对白马语支属问题的讨论主要围绕在语音和词汇上，而专门讨论白马语语法的专著很少。语法问题可以说是白马语研究的最薄弱的领域。对示证范畴进行探讨可以把关于白马语归属地位的讨论扩展到语法领域。

第二，属于形态句法范畴的示证式是历史语言形态学方面的重要证据。

第三，示证范畴据认为在藏语方言中是后起的，古藏语没有，而现代藏语方言都具备，历史大致在 1000 年左右（Tournadre 1996: 198; Zeisler 2004: 304）。因此，示证标记的来源与语法化过程比较清晰，便于分析与比较。

卫藏	+	-	-	+	+
康	+	+	-	-	+
安多	-	+	+	+	-
玉树	+	+	+	+	+
白马	+	+	-	-	+

^⑤白马语与藏文以及藏语方言之间的复杂的语音和词汇关系颇类似于现代汉语方言彼此以及中古汉语之间的关系（孙天心，personal communication, 2006 年 12 月）。

第四，藏语不同方言中的示证系统的意义大致相同。然而，不同方言群中的示证范畴的具体语法标记各自不相同，大致均属不同方言独立而平行的创新，所以示证标记在不同方言中的具体演变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作为划分方言的依据（cf. Tournadre 2001: 50）。

最后，对藏语方言中的示证标记，目前已有详细的介绍（Sun 1993; Tournadre 2001），提供给我们相当全面和可靠的比较基础。

下面我们将简要介绍白马语、若尔盖安多藏语（与白马语相邻的安多方言）与康方言共通语德格藏语中的示证范畴。在此基础上，我们将试图判断白马语示证标记，在其来源、功能和搭配上，是否更接近安多方言或康方言的模式。

二 示证范畴

示证范畴反映说话者观察世界的方式以及对事件的评估分类（引自江荻 2005: 74），基本意义包括说话者的亲见与非亲见范畴。中国学术界，示证范畴传统被看作为情态范畴的一种。关于其在藏缅语族语言当中的类别、特点等问题，黄布凡（1991）曾经有过详细讨论。

本文分析藏语动词和与动词搭配的语法标记的理论框架，主要来自 Tournadre 和 Dorje（2003: 166-170, 462）和 Tournadre（2007）。在这一框架下，动词分可控制（controllable verbs）与不可控制（non-controllable verbs）两类。可控制动词指的是说话人能用主观意志控制的动作行为，如「去」、「吃」、「看」等。不可控制动词指的是说话人不能用主观意志控制的动作行为，如「病」、「痛」、「看见」等。这两类动词可以分别与表示不同语义与语气的语法标记相结合表达不同的意义。这些语法标记包括陈述（assertive 或 factual）、亲见（direct）、非亲见（indirect）、自我中心（egophoric; 下面简称‘自我’）、自控自我（intentional egophoric）、非自控自我（non-intentional egophoric）等。

陈述标记（如拉萨话 gi red、gi yod red、pa red）用于说明普遍真理和历史或肯定事实的句中。亲见标记（如拉萨话中的 song）则标志说话者叙述的他人动作行为是亲眼目睹的。非亲见标记（如拉萨话中的 bzhag）指的是说话者叙述推断的、非亲见或听说的他人的动作行为。自我范畴表明说话者个人知识（确知或深知）或意志，而疑问句中，其则表明听话者的个人知识或意志。自控自我标记（如拉萨话 gi yin、gi yod、pa yin、yod）标志着说话者兼行为者故意做某件事。该标记只能与可控制动词搭配。最后，非自控自我标记（如拉萨话 byung）标志着说话者兼行为者遭受过或经历过某件事，一般只能用于第一人称，该标记也可标志动作方向的向心趋向。

2.1 白马语示证范畴

藏语方言当中，描写得最全面地莫过于拉萨话的示证系统（DeLancey 1986, 1990; 金鹏 1979; 黄布凡 1991）。描述白马语示证标记的时候，黄布凡与张明慧（1995）也主要进行白马语示证标记与拉萨话相对应标记之间的比较。据她们的分析，拉萨话与白马话动词完成体标记皆有亲见与非亲见之分。^⑥

白马语亲见标记为[tɕ^hɛ¹³]，而非亲见标记为[sə¹³]，两个标记都加在动词的完成形式后，例如：

- (1a) nɔ³⁵ pu⁵³ tɕ^hɛ¹³.
雨 下 (亲见式)
下雨了。(亲见式)
- (1b) nɔ³⁵ pu⁵³ sə¹³.
雨 下 (陈述/非亲见式)
下雨了。(非亲见式)

^⑥ 黄布凡和张明慧分析中的已行体和完成体，本文一律作为完成体对待。因篇幅所限，对白马语陈述与自控自我标记的讨论只涉及到完成体范畴。

- (2a) sɔ³⁵ ndu³⁵ mbo¹³ tɕ^hɛ¹³.
饭 吃 (完成助词) (亲见式)
他们吃过饭了。(亲见式)
- (2b) sɔ³⁵ ndu³⁵ mbo¹³ ʂə¹³.
饭 吃 (完成助词) (陈述/非亲见式)
他们吃过饭了。(非亲见式)

值得注意的是，白马语标记[ʂə¹³]的主要功能是标志完成体陈述范畴。在[tɕ^hɛ¹³]和[ʂə¹³]相对立的情况下，[ʂə¹³]才默认表示非亲见之义。换言之，在[tɕ^hɛ¹³]和[ʂə¹³]的对立中，前者具有标记性，而后者是中性的。与拉萨话比较起来，[ʂə¹³]同时对应于完成体陈述标记 pa red 和非亲见标记 bzhag。[tɕ^hɛ¹³]则对应于拉萨话的 song。

据黄布凡和张明慧的分析，白马语亲见标记[tɕ^hɛ¹³]来源于藏文 chas「去」。该标记尚未彻底虚化，白马语中的动词「去」的完成形式仍然是[tɕ^hɛ³⁵]。

根据标记[ʂə¹³]的基本语法功能（完成体陈述标记），黄布凡和张明慧提出，[ʂə¹³]是古藏语动词表过去时成分*-s的变体。^⑦但是，该注意的是，白马语动词形态相当整齐，大体上分为两个形式，一个表示未完成式，另一个兼表示完成式与命令式。这一区别主要靠声母、韵母和声调的交替来表示，例如：

表 1: 白马语动词形态变化举例

白马语		藏文				词义
未完成式	完成式/命令式	现在时	将来时	过去时	命令式	
ko ⁵³	ku ³⁵	rko-ba	brko	(b)rkos	rkos	挖
mo ⁵³	mu ³⁵	rmo-ba		rmos		耕地
ɲø ⁵³	ɲy ³⁵	nyo-ba		nyos		买
tse ⁵³	tse ³⁵	rtse-ba		rtses	rtse(s)	玩耍
tʂə ⁵³	tʂə ³⁵	ʼdri-ba		ʼdris		问
ndzo ⁵³	ndzu ³⁵	ʼtsho-ba	gso	(b)sos		放牧
ndza ⁵³	tʂe ³⁵	dra-ba		dras		剪
mbe ⁵³	pe ³⁵	ʼbod-pa		bos		叫

古藏语的动词表过去时成分*-s 恰好是导致白马语动词上述韵母与声调形态变化的动因，而不是独立于动词词干的成分，所以就不太可能是[ʂə¹³]的来源。

白马语的亲见标记[tɕ^hɛ¹³]与非亲见标记[ʂə¹³]不仅互相对立，而且同时分别与非自控自我标记[ɕu¹³]和自控自我标记[we¹³]构成相对立关系。

白马语标记[ɕu¹³]主要标志着前加动词所表示的动作的向心趋向，来源于藏文 byung「出现」，拉萨话的 byung 在白马语中也有“竟然”的意思，例如：

- (1c) nɔ³⁵ pu⁵³ ɕu¹³.
雨 下 (非自控自我式)
下起雨来了。
- (2c) sɔ³⁵ ndu³⁵ mbo¹³ we¹³.
饭 吃 (完成助词) (自控自我式)
我们吃过饭了。

^⑦ 星号表示古藏语形式。

自控自我标记[we¹³]的来源目前不清楚。黄布凡与张明慧提出，该标记应该是拉萨话 pa yin 的合音（1995: 108）。笔者认为，[we¹³]不一定与拉萨话 pa yin 有关，其理由如下。在语法标记的具体形式方面，白马语与拉萨话关系疏远。白马语没有像拉萨话完成体动词 pa yin 和 pa red 标记的系统对立。此外，白马语对应于拉萨话 yin 的助动词为[zi³⁴¹]，并尚未发现相当于拉萨话 pa 的形式。

此外，[ɕu¹³]和[we¹³]在笔者搜集到的长篇语料中的分布与出现频率很不平衡。[ɕu¹³]的出现频率相当低，在 30 多篇长篇语料中总共只出现 15 次，其中三分之一的例句中与动词 [tse⁵³]（藏文slebs）「到达」搭配，例如：^⑧

- (3) to³⁵ ta¹³jo³⁵ dzɛ³⁴¹k^ha¹³tsə⁵³ ʂə¹³ na⁵³ tse⁵³ ɕu¹³.
 就 刚才 乞丐 (不定冠词) 这儿 到 (趋向: 向心)
 刚才来了一个乞丐。

与此相比，白马语[tɕ^he¹³]、[ʂə¹³]和[we¹³]的运用比较普遍，与动词搭配上不受限制，出现频率也非常高。鉴于[ɕu¹³]这个特殊性，笔者认为，该标记很有可能是近期才借入到白马语。

总之，白马语的示证与完成体标记和其与拉萨话中相对应的标记可概括如下：

表 2：白马话和拉萨话中的示证和完成体标记

方言	拉萨	白马
完成体		
亲见标记	song	tɕ ^h e ¹³ (chas)
非亲见标记	bzhag	ʂə ¹³ (?)
自控自我标记	pa-yin	we ¹³ (?)
陈述标记	pa-red	ʂə ¹³ (?)
非自控自我(向心)标记	byung	ɕu ¹³ (byung)

2.2 若尔盖话示证范畴

据孙天心（1993）介绍，与白马话相邻的Mdzo-dge若尔盖安多藏语中的亲见标记为[t^hæ]，来源于藏文表示「经过、到达」的动词thal。^⑨与该标记相对立的非亲见标记为[zəŋ]。因为其不定冠词[zəŋ]同音，孙天心认为，两者的来源应该是藏文不定冠词zhig~cig (gcig 「一」)。^⑩由不定冠词到非亲见标记的语法化途径相当特殊，在其他语言比较罕见。^⑪因此，为了解释这一特殊的现象，孙天心认为属于〈指示的非决定性〉示证非亲见性〉(referential indefiniteness > evidential indirectness)的语法化途径。

这种极其特殊的、非常规的演变模式，却在白马语有相似的表现。与若尔盖话相同，白马语非亲见标记[ʂə¹³]和不定冠词[ʂə¹³]同音（见例句 3）。如果据孙天心的看法，若尔盖话非亲见标记的来源是数词「一」，我们可以假设，白马语非亲见标记也来源于藏文 gcig 「一」。那么，〈指示的非决定性〉示证非亲见性〉的特殊的语法化模式可能是若尔盖藏语和白马语共有的非常规创新演变。

^⑧ 这些长篇语料主要代表四川省平武县白马乡下半乡的白马土语。在标记[ɕu¹³]的运用上，白马不同土语似乎有一定的差异。这个问题尚待进一步研究。白马语分布地区当中，四川省平武县白马乡的白马语，因为那儿历来基本上没有其他民族杂居，一般被认为是保留得最完整的白马土语。与此相比，甘肃省文县的白马人历来与汉族杂居，而四川省阿坝州的九寨沟县的白马人则与藏族杂居。因此，我们将平武县白马乡白马土语的语法标记看作白马语原有的形式。

^⑨ 九寨沟白马话中的亲见标记是[t^he¹³]，形式更接近安多藏语与康方言德格话中的亲见标记。四川省平武县的和甘肃省文县的白马土语的非亲见标记则皆为[tɕ^he¹³]，所以我们认为，[tɕ^he¹³]应该是白马语原有的形式，而[t^he¹³]应该是白马语与藏语相邻方言接触的结果。

^⑩ 根据Tournadre (2001: 81)，该标记却来源于藏文zug 「已栽植、已竖立 (be planted)」。

^⑪ Heine和Kuteva合著的收录世界 500 多种语言的 400 多个语法化模式的《世界语法化词典》(2002)中也曾提到这种语法化途径。

与白马话不同的是，若尔盖话有独立于非亲见范畴标记[zəg]的完成体陈述标记[nə-re]（古藏语*ni-red），而白马语中非亲见范畴和完成体陈述范畴则用同一个标记（[sə¹³]）表示。

若尔盖话和白马话中的示证与完成体标记可概括如下：

表 3：白马话、拉萨话和若尔盖话中的示证和完成体标记

方言	卫藏	安多	白马
	拉萨	若尔盖	
完成体			
亲见标记	song	t ^h æ (thal)	tɕ ^h ɛ ¹³ (chas)
非亲见标记	bzhag	zəg (zhig~cig)	sə ¹³ (zhig~cig)
自控自我标记	pa-yin	nə (*ni-yin)	wɛ ¹³ (?)
陈述标记	pa-red	nə-re (*ni-red)	sə ¹³ (zhig~cig)
非自控自我（向心）标记	byung		ɕu ¹³ (byung)

2.3 康方言德格话示证范畴

据格桑居冕和格桑央京（2002: 137-138）介绍，康方言德格话中的亲见标记为[the⁵⁵]（相当于拉萨话的song、白马话的[tɕ^hɛ¹³]、若尔盖话的[t^hæ]）。该标记同时表示动作的离心趋向。德格话中的非亲见标记为[sɿ]（相当于拉萨话的bzhag、白马话的[sə¹³]）。^②另外，德格话有表示动作的向心趋向的标记[ɕü¹³]（相当于拉萨话的byung、白马话的[ɕu¹³]）。德格话完成体自控标记为[zi⁵³ jī]，而非自控标记为[zi⁵³ re²³¹]。整个系统可概括如下（为了扩大比较范围下列表多增加康方言那曲话和安多方言拉卜楞话的资料，引自Tournadre 2001: 86-87）：

表 4：藏语方言中示证和完成体标记的对照表

方言	卫藏	康		安多		白马
	拉萨	那曲	德格	拉卜楞	若尔盖	
完成体						
亲见标记	song	thi (thal)	the ⁵⁵ (thal)	tha (thal)	t ^h æ (thal)	tɕ ^h ɛ ¹³ (chas)
非亲见标记	bzhag	ɕɿɿda (?bzhag-gda')	sɿ (tshug)	tāŋzək / zɔgə (dang-zug)	zəg (zhig~cig)	sə ¹³ (zhig~cig)
自控自我标记	pa-yin	lejīn (le-yin)	zi ⁵³ jī (bzi yin)	ni/nəjən (ni-yin)	nə (*ni-yin)	wɛ ¹³ (?)
陈述标记	pa-red	lere? (gi-red)	zi ⁵³ re ²³¹ (bzi red)	nəre? (ni-red)	nə-re (*ni-red)	sə ¹³ (zhig~cig)
非自控自我（向心）标记	byung	tɕūŋ (byung)	ɕü ¹³ (byung)	tha (thal)		ɕu ¹³ (byung)

三 总结和讨论

总结以上的讨论，白马语示证标记的来源、功能和搭配以及与其相对立的完成体标记相当特殊，与其他藏语方言有一定的差别。

藏语三大方言中，亲见与非亲见范畴都有专门的，不同于完成体陈述标记，而白马语的[sə¹³]却是兼表非亲见和陈述范畴的形式。

此外，卫藏方言和康方言都有相当稳定的表示动作趋向向心和离心的对立，而安多藏语则没有。白马语似乎也有动作趋向向心和离心的对立，但是表示趋向向心标记[ɕu¹³]在搭配和出现频率上有一定的限制，可能是近期才借到白马语的新的语法标记。

从共同创新演变角度来看，白马语和其相邻的若尔盖藏语共有一个比较独特的发展，即非亲见标记和不定冠词同音，呈现其他方言一律没有的指示非决定性向示证非亲见性的语法化模式。两个方言的相似性，对解决白马语非亲见标记[sə¹³]来源问题可以提供一些线索。

^② 据Häsler (1999: 164)分析，该标记有可能来源于藏文tshug「已栽植、已竖立 (be planted)」。

当然，仅靠一个假设为共同创新演变的现象，尚不能证明白马语与若尔盖藏语一定要划入同支。但是这两个方言有相同创新演变的可能性告诉我们，可以继续往这个方向继续寻找更多不同形态层次存在系统语音对应关系的证据。

正像四川省北部藏语和羌语交界地带的特殊藏语方言求吉话（孙天心 2003a）和热务沟话（孙天心 2003b）那样，白马语在藏语群体中的归属地位还有待进一步确定。希望这篇论文可以引起更多的专家对共同创新演变的兴趣以及对白马语语法系统研究的重视。

参考文献

- 格桑居冕 (Skal-bzang 'gyur-med)、格桑央京 (Skal-bzang dbyangs-chan): 《藏语方言概论》/ *Bod kyi yul-skad nam-bshad*, 民族出版社, 2002。
- 胡坦: 《藏语》, 马学良主编《汉藏语概论》,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1 年第 109-207 页。
- 黄布凡: 《藏缅语的情态范畴》, 《民族语文》1991 年第 2 期第 22-30。
- 黄布凡、张明慧: 《白马话支属问题研究》, 《中国藏学》1995 年第 2 期第 79-118。
- 江荻: 《藏语拉萨话的体貌、示证及自我中心范畴》, 《语言科学》2005 年第 4 卷第 1 期第 70-88。
- 金鹏: 《论藏语拉萨口语动词的特点与语法结构的关系》, 《民族语文》1979 年第 3 期第 173-181。
- 西田龙雄、孙宏开: 《白马译语の研究: 白马语の构造と系统》, 松香堂, 1990 年。
- 孙宏开: 《白马人的语言》, 《白马藏人族属问题讨论集》, 四川民族研究所编 1980a 年第 15-25。
- 孙宏开: 《历史上的氏族和川甘地区的白马人》, 《民族研究》, 1980b 年第 3 期第 33-43。
- 孙宏开: 2003 《白马语是藏语的一个方言或土语吗?》, 《语言科学》2003 年第 1 期第 65-75 页。
- 孙天心: 《求吉藏语的语音特征》, 《民族语文》2003a 年第 6 期第 1-6 页。
- 曾维益: 《白马藏族研究文集》, 四川省民族研究所, 2002 年。
- 曾维益: 《平武的民族》, 平武县民族宗教事务局编, 2005a 年。
- 曾维益: 《白马藏族及其研究综述》, 石硕主编, 《藏彝走廊: 历史与文化》, 四川人民出版社, 第 208-233 页, 2005b 年。
- 张济川: 《白马话与藏语(上)》, 《民族语文》, 1994a 年第 2 期第 11-24 页。
- 张济川: 《白马话和藏语(下)》, 《民族语文》, 1994b 年第 3 期第 58-67 页。
- Campbell, Lyle. *Historical linguistics: An introduction*, Cambridge: MIT Press, 1998.
- DeLancey, Scott. "Evidentiality and volitionality in Tibetan". In Chafe, Wallace and Johanna Nichols (eds.). *Evidentiality: The linguistic coding of epistemology*, 203-213. Norwood: Ablex Publishing Corporation, 1986.
- DeLancey, Scott. "Ergativity and the cognitive model of event structure in Lhasa Tibetan", *Cognitive Linguistics* 1.3: 289-321, 1990.
- Hasler, Kartin Louise. *A grammar of the Tibetan Sde.dge dialect*. Berne University : Ph.D. dissertation, 1999.
- Heine, Bernd and Tania Kuteva. *World lexicon of grammaticaliz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 Hock, Hans Heinrich. *Principles of historical linguistics*.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1986.
- Meillet, Antoine. *Introduction à l'étude comparative des langues indo-européennes*. Massachusetts: University of Alabama Press, 1973.
- Sun, Jackson T.-S. "Evidentials in Amdo Tibetan".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63.4: 945-1001, 1993.
- Sun, Jackson T.-S. "Phonological Profile of Zhongu: A New Tibetan Dialect of Northern Sichuan". 《语言暨语言学》4.4: 769-836, 2003b.
- Tournadre, Nicolas. "Comparaison des systèmes médiatifs de quatre dialectes tibétains (tibétain central, ladakhi, dzongkha et amdo)". In Guentcheva, Zlatka (ed.). *L'énonciation médiatisé*. Louvain : Peeters, 195-213, 1996.

- Tournadre, Nicolas. “Arguments against the concept of ‘conjunct’ / ‘disjunct’ in Tibetan”. *Festschrift for Roland Bielmeier’s 60th birthday*. Forthcoming, 2007.
- Tournadre, Nicolas and Sangda Dorje. *Manual of Standard Tibetan: Language and civilization*. Ithaca, New York: Snow Lion Publications, 2003.
- Tournadre, Nicolas with Konchok Jiatso. “Final auxiliary verbs in literary Tibetan and in the dialects.” *Linguistics of the Tibeto-Burman area* 24.1: 49-111, 2001.
- Trask, R.L. *Historical linguistics*. London: Arnold, 1996.
- Zeisler, Bettina. *Relative tense and aspectual values in Tibetan languages: A comparative study*. Berlin & 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2004.
- Zhang Jichuan. “Particularités Phonetiques du Baima”. *Cahier de Linguistique-Asie Orientale* 26.1: 131-153, 1997.

Abstract

Evidentials in Baima and Tibetan dialects compared

Baima is a Tibetic language spoken at the border of Sichuan and Gansu provinces. Its exact genetic position among groups and subgroups of Tibetan dialects (or Tibetic languages) spoken in China is subject of ongoing debate. Phonological and lexical comparisons have so far been unable to resolve this issue. I propose to advance this discussion by introducing a grammatical angle to the debate—an analysis of evidentials in Baima as compared to evidential systems of the neighboring Amdo and Kham Tibetan dialects. The observed phenomena are used to explore possible common innovations between Baima and the two Tibetan dialect groups. Overall, I argue that common innovations are the only reliable foundation for ascertaining the genetic position of Baima.

(通信地址: Katia Chirkova EHESS-CRLAO, 54 boulevard Raspail 75006 Paris 法国
电子邮箱地址: chirkova.k@gmail.com
联系电话: +33 (0)1 49 54 24 18)